

芬芳  
一叶

## 徐建荣的花鸟世界

□海德

徐建荣,1962年8月出生,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南通港务局狼山港工作,1983年到1984年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1984年10月调到《南通港报》担任摄影记者,成为南通知名摄影家袁运正的徒弟。1990年9月至1992年7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后师从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南通籍著名画家袁运甫。

徐建荣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工作期间,他把学到的美术理论应用到摄影中去,用照相机记录了南通港日新月异的发展,定格了“扬子江第一大港”无数精彩的瞬间,留下了许多“南通港口通天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摄影作品。

之后,徐建荣成立了“枫叶”广告设计公司,专业从事室内装潢设计,他的美术理念有了用武之地。他梦寐以求的工笔花鸟画创作热情重新燃起,与室内装饰设计巧妙地结合起来。徐建荣知道,两宋时期,由于帝王宋徽宗的提倡与参与,工笔花鸟画盛极一时,成就了“宫廷绘画”的辉煌。一些画师名家为宫廷创作了工笔花鸟画,这些作品多为珍禽瑞鸟、奇花异石,用绢贵气讲究、画风工整富丽,专供皇亲国戚欣赏,一般的达官贵人也无缘享受,一时“洛阳纸贵”。在室内设计过程中,徐建荣想起恩师袁运甫曾说过,工笔画的平面感和装饰性是其余画种无法比拟的,靠的是画家对自然形象的提炼、夸张、创造而形成的美感效果。如果用到寻常百姓家室内装饰中,岂不是美事一桩、好运成双?于是,徐建荣拿起了画笔,画起了朝思暮想的工笔花鸟画。当他创作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挂在装修一新的墙壁上时,果然锦上添花。

徐建荣创作工笔花鸟画的热度,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侯德剑来到徐建荣画室,看到他创作的工笔花鸟画,赞叹不已:一个业余画家把工笔花鸟画出了专业水平,且锐意求新,纵览花鸟画之生机,精神可嘉。

众所周知,工笔花鸟画显著特征,白描、勾填色和没骨三种主要表现手法。起初,徐建荣大部分是采用双线描法,保证形不走样、状不失态。渐而渐之,也许是越画越顺手,应了那句老话“成竹在胸”,下笔如神,运用单线。有时连单线也省掉,用深色调衬托出色,竟获得此处无线胜有线的效果。

那天,我在徐建荣画室里看到一大堆草稿,这足以证明他在工笔花鸟画创作时摸索探索的艰辛历程——自然为师,工笔作画时以“绣娘”精工细作之态度,一笔一画都是情。力戒浮躁、淡泊宁静,画海无涯勤作舟,持之以恒,方可抵达理想的彼岸。

徐建荣有一幅名为“红叶风情”的工笔花鸟画,一改以往淡雅素净之色调,大胆用红色画树叶,给人以热烈奔放而激情迸发之感,好似一群红衣女子在夕阳下舞蹈,既有俗世的风情,又透露洒脱时尚。这幅作品用淡墨朱彩绘成,红色基因带有几分英雄气。线条细腻流畅,稍有一点写意,彰显“生如夏花”之灿烂光辉,创造一种活泼天真、激情如火、光彩照人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南通美术界的好多朋友纷纷建议他举办画展,这也是徐建荣心仪已久的梦想。可他有时怀疑,自己一个业余作者的作品能否登上南通市市级美术展览的大雅之堂?举棋不定之际,徐建荣决定征求一位大师的意见。

徐建荣带着自己的作品登上北去的动车,忐忑地敲开南通籍美术大师袁运生先生的家门。他拿出自己的习作,像小学生交给老师批改。哪知袁运生大师翻了翻徐建荣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只是说:“来、来、来,我们先吃饭。”饭毕,袁运生大师来到工作室,展纸、倒墨、提笔,一气呵成写下了“徐建荣工笔花鸟画展”九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然后盖上了自己的印章。这时,徐建荣一块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下了,袁运生大师选了徐建荣一张花鸟画笑道:“这画我收藏了。”袁运生大师的儿子袁野告诉徐建荣:“我家老爷子每天饭后第一任务是睡午觉,雷打不动。今天怪了,他睡意全无,为你题写展标,可见老爷子对家乡亲人的关爱,对南通美术人才的重视。”

机缘巧合,作为南通市举办第十六届“五月风”文艺展示月系列活动之一,“徐建荣工笔花鸟画展”,5月下旬将在南通市文艺之家美术馆展出。



濠河美

钱威华

## 感恩时代的人生凯歌

——读时鹏寿散文集《生正逢时》

□陈根生

小女得到一本时鹏寿教授的签名赠书《生正逢时》兴奋不已,告诉我她感到一股和煦清新的风迎面而来。

记得一次聚会时说到如皋的美食白萝卜,时教授马上抬起头大声说:“我就是新王庄的!”新王庄的夜潮土产出了闻名遐迩的如皋名、特、优“提颈儿”萝卜,想不到新王庄的向阳门第今天又飞出了一只如皋文化教育界的“金凤凰”!

时鹏寿出身农家,兄弟姐妹众多。读中小学时,放晚学回家还得挑猪草。大学假期回家,得帮家里在泥泞的道路上拉满车的玉米棒头。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顺风顺水,特别是国家优惠师范专业,他终生铭记不忘当年“每月由国家提供17.7元饭菜票,另发4元零花钱及4斤粮票供星期天出外时花费”,有的同学竟“略有盈余”!

时鹏寿读的小学、中学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但他不负韶华,也不负家庭,贤惠的妻子只让他扛个纯净水桶换下水这么一件家务,少不更事的女儿只怪整天见不到老爸的人影,他终于超速修成正果,成为“全国优秀写作导师”,成为全市为数不多的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进而成为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专著《语文教师的五股武艺》《怎样上好语文课》等一本接一本问世,在北京、重庆、山东等地做专题讲座、开示范课、出任评课专家。

## 沟通文学雅俗畛域的有益探索

——读徐向林《莲花落》

□邵春韵

《莲花落》是一部谍战小说,但其意义不应仅局限在谍战文学的范围内认识。笔者在阅读时常想到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即现今文学的雅俗关系。在这方面,《莲花落》是值得关注的文本。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划日趋分明。相对而言,严肃文学接受群体小众化,同行和评论家关注较多,大众关注较少。而武侠言情之类通俗文学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这种区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当然,一直有人努力纠偏,追求雅俗融合、曲高和众。最近十余年中,不少优秀的谍战小说已被接纳到了严肃文学的殿堂。笔者觉得,在融合雅俗方面,徐向林有明确的意识和自觉的追求,取得了显著成效。

《莲花落》的严肃文学属性是一目了然的。它取材于抗战时期盐阜根据地的战斗历史,表现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和人民群众与侵略者殊死搏斗的事迹,弘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基调昂扬激越,感人至深。它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注重塑造人物形象,主要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刘先旺的质朴、田荷花的聪慧、苍田的凶残奸诈、雄田的冷酷阴鸷,都使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指人译”老克,外表干净斯文,内里大智大勇,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堪称文学画廊中独具面貌的“这一个”。另外,作品格调高雅、文笔精致优美,也是一大特色。总之,无论思想内容、人物形象

50几个春秋不过是历史一瞬,时鹏寿却为我们留下一串坚实的足迹,一支农家子弟的华丽转身之歌!

我自己也是吃粉笔灰出身,教师的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一般说来,我们教师写的散文示范性是不缺的,教科书式的时间、地点、人物交代得清清楚楚,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之类在讲台上讲得头头是道,但自己下笔就不免捉襟见肘。但大学教授写的散文那就别有一番风景了,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娓娓道来、涉笔成趣;如果是作家写的散文,那更有文学性、趣味性。我读时鹏寿的散文时总感到他的聪颖,他的努力,他也是从一线教师入行,30年来摸爬滚打,勤奋读书思考,认真教书育人,终于崛起于三尺讲台,在出色的教学之余,同时把给学生示范的作文写到了教授的级别,作家的水平。时鹏寿说过:语文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上游游刃有余,语文教师要在写作上驾轻就熟。难能可贵的是,时鹏寿至今未停步,每年高考作文题一揭晓,他往往选择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叙事、议论语言,采取题目所允许的不同艺术形式写出多篇作文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与学生分享、和同道交流。

时鹏寿的这本散文集就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中学语文教师的蝶变之歌。我读第三辑“江湖行走”时,心中的感慨几乎是汹涌而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曾行走过一些

地方,有的是公费,有的是私费,有的是“公私合营”,当时也曾心血来潮写过一点游记之类的文字发表,但因缺乏恒心,又无目标,越写越没意思,后来望而却步,因为弄不好就是一篇流水账,要不就是景点说明书的扩大版,写出特色和新意很难。但时鹏寿的旅游文字就别开生面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超常记忆力,再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自己的活动切入展开描写,流连平遥,思绪烽烽,登顶泰山,三进京城,震撼红旗渠,浪迹黄浦江,漫步巴山蜀水,漂洋过海澳洲……

用足迹亲吻大好河山是人生一大乐事,至此时鹏寿又用他潇洒流畅的文字为我们自己唱了一曲攀登者的行吟之歌。

我佩服散文集《生正逢时》这题目画龙点睛,不仅闪烁自豪感,而且跳动感恩心。作者在《生正逢时》篇中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彩,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无奈,关键的是要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活在当下,活出自己的精彩!”为他这句肺腑之言作注释的,不仅是他的著作,还有他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人生。

时鹏寿出生于新中国,孕育于新时期,崛起于新世纪,他的命运绽放是和祖国的繁荣昌盛分不开。他深知时代对于自己的意义和恩情,他努力使自己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浩浩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还是语言,这部作品都是一般通俗文学无法企及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是贯穿在五篇小说中的思想。当下许多谍战小说着力创造“超人”式英雄,单枪匹马地完成惊天动地的伟业。《莲花落》却一反这种俗套。作者在创作谈中自陈:“强调对人性的深度观照和鲜明个人色彩的体现,这样写出的谍战英雄似乎更接地气。”

这里的胜利都是许多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合力创造的。大纵湖边靠水老鸭捉鱼为生的刘先旺,多次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传递情报的重要任务。身在汪伪军中的陈大富暗中为新四军工作,抗战胜利后却被国民党冤杀,死后仍背着“汉奸”的恶名。所有这些人都是英雄,他们的共同名字是:人民。这个思想是深刻的,体现了平民情怀,体现了对历史的独到理解。

《莲花落》属于严肃文学,但作者在写作中却借鉴了通俗文学的笔法,这可能与作者曾多年沉浸于畅销纪实文学创作有关。它的情节曲折奇妙。如《水龙吟》中借排箫声传递情报、《踏莎行》中明码中暗藏密码,都令人拍案叫绝。作者显然吸取了通俗小说的某些长处。考虑到情节奇诡是优秀谍战小说必备的特质,而非《莲花落》独有,故笔者不拟多谈。这里想强调另外两点,一是简洁明快的叙述风格。时下不少小说(包括谍战小说),在叙述故事推进时,喜欢加上很多描写、

说明乃至议论性文字,遣词造句务求奇崛反常,造成篇章冗沓拖沓,增加了理解难度,降低了阅读兴味。《莲花落》则不然。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全书叙述文字占了绝大部分篇幅,描写和说明的文字很少。书中没有对室内陈设的详细描写。风景描写都很简单。如《渔家傲》一段:“那天的天空很蓝,白色的云像被用力撕扯开的棉絮,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天幕上。”除了关于故事发生环境如大纵湖、天瓢岛、里下河等必要的说明,也没有其他说明文字。作者让读者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对事情发展过程的关注上了。笔者还发现,书中每小节一般都很短,不超过两三百字,作者显然是有意为之。减少阅读难度,提高阅读兴趣,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都是深谙此道的。

另一点是浅易流畅的语言。《莲花落》行文,句式大抵简单,不用冷僻字,毫无累赘啰嗦之弊。如《莲花落》中一段:“韩女士也看着我爷爷,她突然笑了,她笑起来很好看,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一个笑的行为,作者不厌其烦地用了三个分句,比一般说话都要浅显。读这样的文字毫不费力。当然,语言并不因浅易而缺少文采。如《水龙吟》一段:“锅里刚放了油和生姜,正噼噼啪啪地热闹着。”“热闹”词性活用,十分传神。

沟通雅与俗的区隔,达到亦雅亦俗、雅俗共赏的境界,是文学值得追求的方向。它给未来的文学敞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徐向林的《莲花落》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玉兰  
一瓣灯下  
漫笔